

生活喜剧

四十来岁的范春雷是个我本善良的乐天派,作为面临着“中年危机”又怀才不遇的厨子,在家媳妇比自己年轻漂亮还成功,跟儿子称兄道弟还找不回辈分,丈母娘又哪儿瞧自己哪儿不顺眼,更倒霉的是一起撞车误会又让自己丢掉了饭店的工作,按理说该“否极泰来”了吧,没想到一个从天而降的易拉罐又让他阴差阳错救了一个带着身孕自杀的小保姆,这起意外事件拉开了他所有麻烦的大幕……

雷哥尽把好事办成雷人的事

东北有个哈尔滨,哈尔滨有个雷哥。雷哥心好,尽办好事;雷哥心太好,尽把好事办成雷人的事,雷得人风中凌乱。雷哥姓范,大号范春雷。春雷滚滚,恰是雷哥的人生写照。雷哥办事,不管结果咋地,至少动静挺大。

这天早晨,那辆洒水车固定地缓缓驶过中央大街,湿润地面。城市已经苏醒,雷哥还在沉睡,鼾声如雷。正不知做啥美梦呢,腿上就挨了一脚。从出脚的部位以及力度来看,老范在睡眠状态下也能判断出是老婆丁小婉踹的。

鼾声立刻暂停。老范直挺挺地坐了起来,闭着眼睛揉了揉个起床的造型,鼾声又起。老范很快又挨了丁小婉一脚:“雷子!”“到,领导。”老范反射性地搭茬儿,眼都没睁。“昨天跟你的谈话内容还记得吧?”小婉的头依旧埋在枕头里。“领导,给个提示。”小婉躺在床上训话:“目前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无论大事小事,都是磨磨唧唧,啰啰唆唆的。”老范一听,立刻睁开了眼睛:“明白。”

随即下床,一边蹬上大裤衩子,套上大背心,一边嘴里嘟嘟囔囔,话比动作还快:“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个有紧迫感的人,从大清早起来就要保持一种快而不乱的生活节奏。”说完一把抄起头盔,抬脚出屋,保持节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范也是有房有车的人。房是老辈留的,车是山寨的。房是一楼,还带个小院。车更有特点,得单独说说,这车不是山寨的汽车,是山寨版的电动车,直观地说,就是一辆二八自行车上捆了个电瓶,别看配置低,跑起来嗖嗖的。在老范眼里,这山寨电动车的使用功能不次于宝马。

老范来到客厅,首先弯腰拎起充好电的电池,然后转身敲敲旁边的小门:“儿子,今天你值日啊,咱们都是男人,对自己要狠一点儿,快起来!”说完走出门外。

小屋里边,范春雷的儿子范小雷正蜷成个虾米状睡得正香,嘴巴张得跟个小哈巴狗似的,口水流了一枕头。

老范虽然起得早,等来到卖早点的摊子前发现还有更早的,油锅前已经站了两个人在等着,旁边的小桌子也坐了三两个人吃上了。卖早点的摊主看着很年轻,七手八脚地端着一盘子切好的面团扔下锅,开始炸油条。面团在油锅里翻滚搅动,老范的大脑袋拨楞着,眼瞅着滚开的油锅,拧着眉。小伙子摊主看看锅,抬手就要捞油条。老范忽然咋呼了一声:“嫩啊!”摊主抬眼扫他一眼,又将油条放回锅里。老范却不乐意了:“咋还炸呢?老子!”摊主一抬头,对着老范嘟囔:“你啥意思啊?!刚才你不嫌嫩吗?”“我是说你手艺嫩,油条炸老了。”老范说着,伸手从摊主的手里接过筷子,将两根看起来有点儿老的老油条夹了出来。“来,我给你来个现场培训,下面!”老范一点儿不见外,先吃喝上了。

摊主倒也配合,把面下到锅里,瞅着老范的下一步。老范动作熟练,张弛有度,边拉边拉油条边指导:“炸油条第一讲究揉面,第二讲究火候。油温不能太高,高了,外边老了,里头还没熟。反过来油温也不能太低,太低,就会太硬,油条就没了本身应该具备的酥脆感。”“哟,内行啊!”摊主有点儿佩服了。“其实咱们是同行,只是专业不一样,我的专业是从事豆制品烹饪研究的。”老范保持着谦虚的低调。“豆制品烹饪研究?具体是干啥的啊?”“就是专门做豆腐腐的,能把一种豆腐做成上百种菜。”老范讲到豆腐,不由得透出一丝自豪。老范还真没吹牛,从小婉他爹,也就是老范的师傅那儿学下来,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

摊主听了有点儿小惊奇:“哎呀,那应该算是大厨了吧?”“大厨厨啊,都是圈里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老范豪气地一摆手。“那怎么称呼您呢?”“看你岁数不大,你就叫我‘雷哥’吧。”摊主笑嘻嘻地一指油锅:“雷哥,你这个——也老了。”老范“呀喝”了一嗓子,急忙夹出焦了的油条,同时不忘吸取经验教训:“看见没?又总结出个经验,炸油条的时候,不光要注意火候,还不能溜号。一溜号,再高的手艺也能炸糊了。”摊主依旧笑嘻嘻地瞧着老范。范春雷倒不含糊:“行,把这根焦了的给我装上,我买了。”

要说老范这车,老范自个儿觉得该算机动车,宝马哪能走自行车道啊?所以平时走路也是专挑机动车道走。只要交警不管,都是汽车让他。今儿个路过索菲亚教堂的时候,为了抢着过前面的十字路口,老范把车拐上了自行车道,谁知紧赶慢赶还是碰了个红灯。

信号灯一变色,老范这边连忙猛捏刹。电动车发出铁铲子死命挠锅底一般的尖叫声,恨不能把人心给揪出来,声音虽然难听,但停车效果不错,老范的宝马精确地停在了标线上。



生财之道

老康无权无势又年轻,坠入人生谷底,绝地反击,三年成为百万富翁。他做的事,都没有难度;他遇到的机会,是我们天天都碰到的机会;他靠最平庸的方式,经过3年坚持,最终成为百万富翁。老康成功的奇特之处,在于他做的事没有任何奇特之处!从老康身上,你将学会那些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都有的“特异功能”:从日常生活中认出遍地发财机会。一旦你拥有这种“特异功能”,发财好比例行公事!

家庭和睦,后顾之忧

2007年11月2日 星期五 多云

我说:“我知道,所以还有一个政策给你们。你们给客户讲,如果现在付款,一律只收90%;逾期十天不付的,就没有这个优惠条件。你们可以把这个政策带给客户。10%已经不少了,我想他们会心动的。”

三个业务员见我出台了这么一个政策,都觉得快速回笼资金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小周说:“不如这样,让客户单位中说话比较管用的人帮忙催收货款,然后我们把这10%付给帮了我们忙的人,效果可能比把这10%让给客户单位效果还好些。”我笑着说:“你想想这个点子可够毒的。不过我不管过程,只要结果。你们怎么收回这个钱,那是你们的事情。另外,有好办法一定要给其他兄弟说,不准吃独食啊。”

给业务员开了会,我又把财务小孙叫过来。我把两万块钱拿给她,问:“两万块钱维持一个月的生产,够不够?”她说:“不含工资差不多够了。”我问她:“财务上目前的主要压力在哪里?”她说:“主要是供货商经常来要钱。以前除了一些供货商的钢材,到了付款时间却没有付给人家,都来闹几次了。搞得我见人收款就躲。”我说:“没事,凡是来找我们收款的,你大大方方接待,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工厂现在签了几个大合同,所有的资金都要为这几个合同服务,等我们的资金宽松了,我们会主动通知他们。”小孙说:“这行吗?”我说:“行。一般的供货商是赊富不赊穷,听说你有几个大合同,巴不得和你搞好关系,好多和你做点儿生意的;如果听说你生意不行,一分钱都怕赔给你。”见小孙犹豫,我又说:“对

于有些非收钱不可的供货商,你叫他来找我就行。”

接下来,我又分别找了车间的工人,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帮助他们想办法克服工作当中的困难。

这个桥架厂的成败,一月之内将见分晓。

2007年11月4日 星期日 晴

劳累了三天,我回到了租住房。冷锅冷灶的,一点儿生气都没有。房间本来不大,但我却感到空荡荡的,轻轻地咳嗽一声,似乎就能听到回音。我拿起水瓶摇了摇,水瓶里没水,记得有好几天都没有烧水了。我还没吃晚饭。我想自己煮点儿面条吃,插好电炉,却发现没有面条了。我在床沿上坐了下来,心里盘算着是到面馆去吃一碗面条,还是去买面条回来自己煮。

这时,仿佛听见有人轻轻敲门。我坐在床上没有动,自从弟弟搬到小玉那里去住之后,这里就没人来过。敲门声执着地响着,我沮丧地站起来,大约是有人走错了吧?我拉开门,脑袋“嗡”了一下。周媛和儿子站在门外。我揉了揉眼睛,没错,就是他们。

儿子一下就扑了上来,亲热地叫着爸爸。我一下抱起儿子,用胡须扎他嫩嫩的脸蛋,直把他扎得嗷嗷叫。大半年没见到儿子了。儿子长高了些,也敦实了些,但他依然认得他爸爸,一点儿生疏感都没有。我转过脸看着周媛,她却径直走进屋里,在床沿坐了下来。

我抱着儿子坐在另一边,不知道怎么开口。“不欢迎啦?不欢迎我马上走。”周媛突然说。我说:“哪里哪里?请都请不来呢。”“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我问



周媛。周媛说:“你那信上不是有地址吗?”我恍然大悟,敢情周媛是顺着信封上的地址找来的。可是她怎么会突然来找我呢?我有些疑惑不安。我说:“屋里没水。你们坐一下,我去买点水来。”周媛说:“就知道你懒,连水都不会烧,我自己带了水来。”她打开随身带的那个包,拿出一个水杯。水杯有些眼熟,仔细一看,原来这是我以前常用的那个。里面装满了水,还放了一些菊花。

我感到一丝温暖,拿过来轻轻喝了一口,菊花的清香顿时在嘴里弥漫。看来我写的那封信起了作用,周媛是和我讲和来的。想到这儿,我心情顿时轻松下来。我嬉笑着问她:“你来该不是给我带坏消息的吧?”周媛黑着脸说:“这对你来说的确是坏消息。我三十多岁的女人了,你说不要就不要,今后我嫁谁去?告诉你,这辈子你休想甩了我,我做鬼也要缠着你。”我大喜,笑着说:“欢迎你来纠缠。”

周媛看起来精神不错。我知道她的性格:只要她思想上的结打开了,天大的事就像没发生过一样;如果思想上的结没打开,一点儿小事能让她愁出大事来。我说:“你们吃饭没有?我还没,要不我们一起去吃饭吧?”周媛说:“我们在哪儿吃啊?这鬼地方一点儿都不好找,转了半天才找到这里。”

看着周媛认真的样子,我不由得笑了。

惊悚悬疑

上世纪六十年代,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我被秘密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一纸密令,我们不明确的、不明地点、不明原因,来到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据书描述,地心1200米深处令人惊悚的秘密——勘探队员永生难忘的地质灾难。整个故事诡异莫测、悬念迭出。

我和王四川一路滚了下去

虽然有心理准备,但看到这里出现一个死人,我还是很震撼。这尸体穿着和我们相同的制服,似乎应该和袁喜乐一样,是上一批勘探队的人。这真是意外,该死的刚才我们搜索时,一个都没有发现这里有死人,看样子那批工程兵没有搜索这发电机的下面。

我重新被拉了上去,接下来我们花了大概三小时,才把那尸体弄了上来,给他整理了一下仪容,王四川一看那人的脸,面色忽然变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结巴道:“天哪,我认识他,他怎么会在这里?”我问是谁,王四川说出了一个名字,我们几个人的面色也都变了,看着那具尸体,怎么都不敢相信。恕我在这不能透露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是地质勘探界有名的一个专家,他甚至应该说是地质学家,而不是勘探队员。在我们的历史里,后来这个人被认为叛逃去了苏联,但是我们却知道,他真正是牺牲在了这里。

我们惊讶地检查了一下这位前辈的身体,发现口袋里空空如也,身上也似乎没有外伤,只有张大的嘴巴里牙龈竟然是黑色的,整个人呈现抽搐状,僵硬得很厉害。“这好像是中毒死的?”我当时按照自己的民间常识判断。几个人都点头,王四川说难道下面有毒气,是不是日本人在下面囤积的化学武器泄露了?

当时日本投降的时候,传说战犯透

露在中国秘密掩埋的化学武器弹头将近两百万枚,而日本人至今都不肯把主要的埋藏地点提交出来。说不定这里就是个埋藏点。不过再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最简单的破绽是,把化学武器从各地运到这里,需要多少时间?况且成本也太高了。再者使用暗河作为仓库也是违背工程原则的,怎么说也得找个干性洞穴。

具体的我们没法考究。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这位前辈怎么会死在电机下面。肯定不是被水冲到那里的,因为有铁架子挡着,冲过来的话应该会在铁架子上方。我们想了想,认为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人中毒了之后,在弥留之际按照原路返回,但是中毒太深神志模糊,在铁丝网处毒性发作,被铁丝网缠绕了无法脱身,最后死亡。看样子,那帮人真是从落水洞下去的,又在下面遇到了变故。那难道,给我塞纸条的人,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把尸体用睡袋遮掩好,王四川说,咱们肯定得下去了,这事看来非同小可,单说如果老猫要救的是这帮人的话,他已经走错了,那咱们既然知道了,就不能置之不理。大家都点头同意,王四川又说,鉴于下面可能有毒气,咱们得小心再小心,大家看看有没有防毒面具,没有的话就准备湿毛巾。

陆续穿过铁架子,继续往下又走了很远,两边的洞壁都被冲得相当光滑,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我们小心翼翼,很快就来到了一个矮小的溶洞发育层里。这里是没有发育成熟的暗河缝隙,水深只到我们的脚踝,高度让我们只能弯腰走。

下面果然没有多少日本人的痕迹,我们都用布把鼻子蒙了起来,又走了大概十分钟,突然走在第一的副班长嗖一

下不见了。这事来得太快,我和王四川都没反应过来,脚下也跟着空,我顿时心叫不好,但还是晚了,原来是脚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斜坡。

我和王四川一路滚下去,抱在一起也不知道翻了多少个跟头,直撞得我我要呕吐,手电都被撞掉了。王四川力气大,用手拼命想抓住一边,但是洞壁太滑了,抓了半天什么都抓不住。我眼前一片乱光,滚到最后终于稳住了身子,还没等我想怎么停下来,接着又是身下一空,屁股下面突然完全空了,我一下变成了自由落体。脑子在那一瞬间就空了,但还没等我想到的惨状,浑身就是一凉,整个人已经摔进了水里。

王四川还死死熊抱着我不放手,我用力踢开他,往上一蹬脚,勉力浮出了水面。四周一片漆黑,我听到四周传来巨大的咆哮声,立即吃了一惊,妈的这水的规模和流速,是一条真正的暗河!天!我刚才大叫了一声,就被咆哮的水声瞬间吞没了,我被河水卷着,一下子就冲出去不知道多远,直冲进漆黑一片的深处。

那感觉我实在不想多说,唯一记得的,就是那种我就要被冲进地底深处的恐慌。直到另一边,第一个被冲下的副班长打起了手电,我才从这种梦魇中脱离出来。两个人划着水,寻找剩下的人,王四川不知去向,另外三个小战士在我们身后,不知道是不是也摔了下来。“这里是什么地方!”副班长惊骇莫名,声嘶力竭地问我。我根本无法理睬,只能用力拽着他,两个人努力维持着平衡,才能勉强浮在水面上。

激流的速度实在太惊人了,我们迅速向暗河的下游倾泻而去。幸运的是,副班长体力惊人,一直拖着我,当时没有他,我绝对是被淹死的命。

